

老傅 / 编著

下

中国

黄赌毒

实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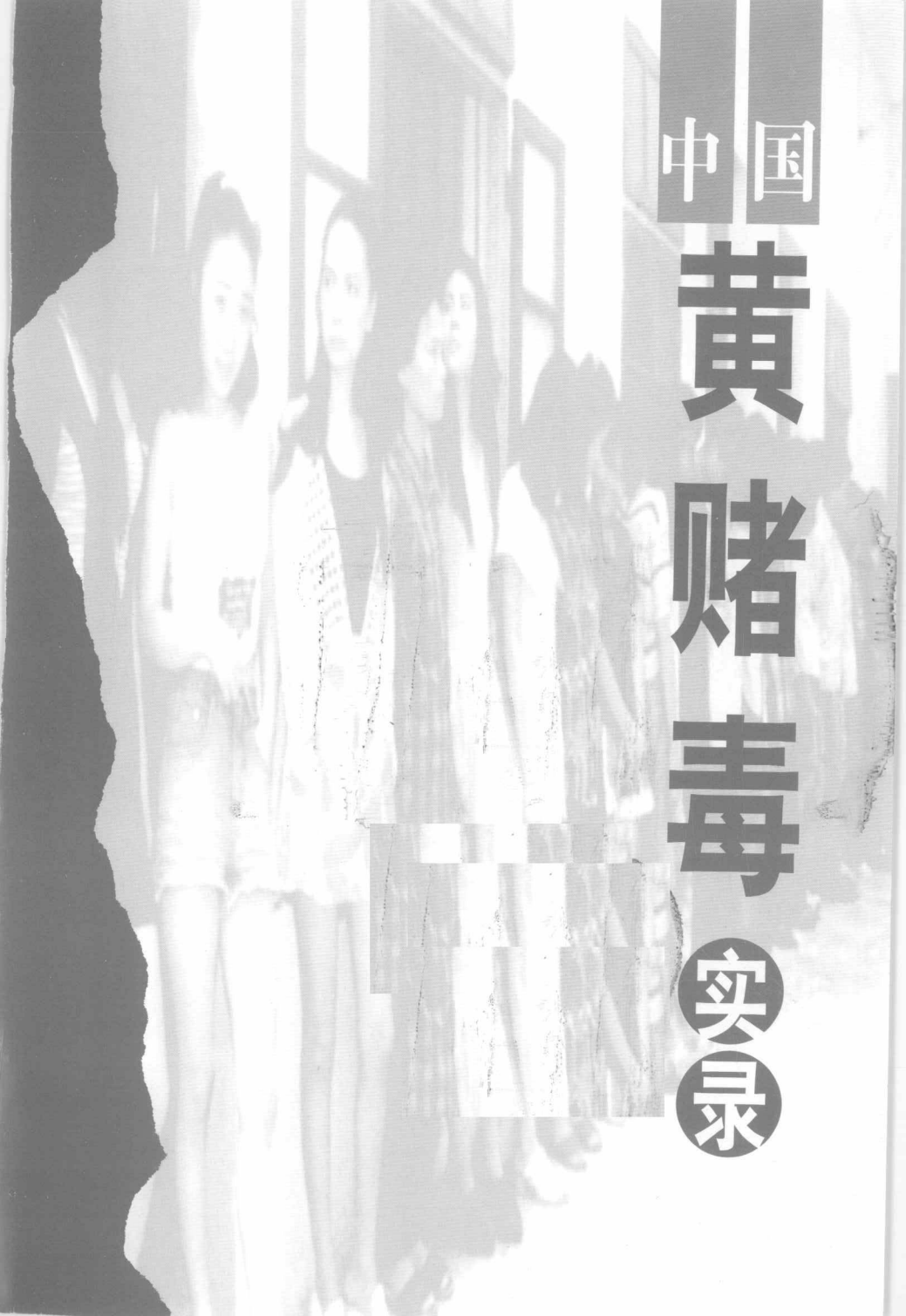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中国

黄赌毒

实录



中国黄赌毒 实录

(下)

老 傅 编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五、千奇百怪万恶生——杂赌

四四方方一座城，困住天下痴心人，呼五喝六犹未止，回首家财已无踪。三家苦钱六家用，宝盆里面名堂多，赌场老相台前坐，不是明抢就暗夺……

除了前面介绍的牌赌、猜赌、畜赌和洋赌之外，旧中国还流行着其他各色各样的赌博花样，真是千奇百怪、万恶丛生。

1. 骰赌：四四方方一座城

骰子，俗称“色子”。相传为曹魏陈思王曹植发明，也有人认为它产生于隋唐之间。骰子有木制、骨制、瓷制和象牙制等品种，为一正立方体，每面分别刻上一至六的点子。有些骰子由相思红豆嵌成，所以唐代诗人温庭筠有“玲珑骰子安红豆，入骨相思知也无”的诗句。骰子最初只有一点是红色的，据说有一次唐明皇与杨贵妃赌骰为戏，眼看要输，只有掷出四来才能败中取胜。这时，其它骰子点数已定，只有一个还在旋转不停。唐明皇“金口玉言”连声喝叱：“四！四！”果然得到四点。荒唐的唐明皇大喜过望，命太监高力士为立功的骰子披红挂彩以示表彰。从此，骰子上便有一和四两个红色点数了。

不要小看这四四方方的骰子，许多赌博花样都赖它而行，赌徒们正是在呼五喝六中被摄去了三魂六魄，直闹到倾家荡产的地步也不知改悔和醒悟，这真是：四四方方一座城，困住天下痴心人，呼五喝六犹未止，回首家财已无踪。

骰赌中有一种，叫作“升官图”，以掷骰行棋为赌，又称“百官

铎”或“选官图”。赌法是在“棋盘”上列出大小官位，掷出一定的骰点，即可将己方棋子前进，直到升为宰相为胜。如掷出特殊的彩，也可获胜。

玩时，先掷骰决定进身的起点和官途，官途分文途与武途两种。然后再轮流掷骰（一般用六骰），掷出各“彩”，再根据彩点在纸局中行进，从最低的县尉开始到最高的侍中为止。通常以四点为“德”、六点为“才”、二、三、五点为“功”，么点为“赃”，掷出“德”、“才”、“功”，可获不同程度的升迁，遇到么点“赃”，则降官或滑入他途。如犯三次“赃”要被淘汰出局，就算输了。故清无名氏《升官图乐府》云：“一朝官爵一张纸，可行则行止则止。论才论德更论功，特进超升在不同。只有赃私大干律，再犯三犯局中出。纷纷争欲做忠臣，杨左孙周有几人？当日忠臣不惜命，今日升官有捷径。”清朝升官图中的官名已改，其中有“笔贴式”等满官。如掷骰“升为军机大臣，即为赢家，大家出钱为‘贺’”。

在升官图的基础上，清代福建人高非双发明了一种掷骰升降的博戏，叫作揽胜图。玩时，以六人为限，根据所掷的骰点，分别为词客、羽士、剑侠、美人、渔父、缙衣六种人物。然后轮流掷骰，在纸盘上行“棋”。纸盘上绘出各名胜景点，并串成线路。大家都从劳劳亭出发登程，但终点各不相同，词客到瀛洲止，羽士到蓬莱止，剑侠到青门止，美人至天台止，渔父到桃源止，缙衣至五老峰止。而且各景点对不同人物的要求各异，如在羊肠道中行者，不许超前，而剑侠却可例外。各种人物都有自己的本彩，如掷得本彩可获奖励，渔夫的本彩为么，掷得么点，便可再掷一次。还有，如“棋”行到某处，纸盘上会注明饮一杯酒或说一个笑话等。

“揽胜图”博戏似比其他博戏文雅一点，趣味性也强一点。但也有人把它作为赌博的工具。

此外还有除红谱，俗称“猪窝”、“猪婆龙”。元末杨维桢认为，

此戏是宋代人朱河所发明，故亦称“朱河”。朱原籍河南，随宋室南迁，曾仕至天官冢宰，因朱河与“猪窝”音近，后遂讹传为“猪窝”。但此说不确，因早于朱河的李清照在《打马图经》中，已把掷骰之戏称作“猪窝”，还说，这种说法“鄙俚不见经传”。

“除红”的玩法如下：用四骰相掷，凡掷出四骰的点数全同的叫“浑花”，有六种；两两成对的叫“叶儿”，其中含红四的叫“红叶儿”有五种，不含红四的有十种，称素叶儿。若掷出一个红四，就只计余下三骰的总点数（“除红”的名称缘此），在十三点以上的有奖，称赏色；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四种情况称“赛色”，要同下家掷出的赛色进行比较，决定赏罚。凡是四骰中有一对为红四，除去“红叶儿”、“节节高”（双红加五、六）之外，就叫“强红”，此掷无效，且要让下家掷。相反，如果没有“红四”，除“浑花”、“素叶”之外就叫“散色”，也无效，要停掷一次。掷得赏色的，有权继续掷。赏罚如下：掷出“浑花”、“叶儿”及三红一黑，双红五六可得到三至十帖的奖赏。掷得赛色时，下家要记住上家的点数，下家如掷得“强红”与“散色”即作无效，一定要掷出罚色或赏色时才止；掷出的结果，下家如比上家少一点，叫踏脚，下家要罚二帖，赛出罚色如在三帖以下（包括三帖），除本帖以外，还要加罚一帖；如下家与上家的点数相同，叫“赶上”，要赏下家一帖。下家比上家多一点，叫“压倒”，下家赏二帖。赛色时多二点或三点，只赏一帖；少二、三点者也只罚一帖。凡掷出的赏帖，一般由公帖（由参加者按份提供）支出，掷出赛色时，赏帖由输家提供。

把“除红”加以简化的，有只用三颗骰子投掷的“三子”（又叫“滑窖”），它以三点相同为最大，其次为大顺（四五六）、花顺（三四五），以上为赏色。如“么二三”、“二三四”，对子、对么为罚色。这在下层人民中较为流行。

以上的赌法，骰子只是一种媒介，还不能算是严格的“骰

赌”。真正纯粹的骰赌，是仅以骰子为赌具的“掷骰子”。这种赌法，城市很少，大多流行于农村集镇，赌的时候，喊声震耳，闹闹嘈嘈，难登“大雅之堂”。

掷骰子有三骰子和六骰子两种赌法：掷三骰子，是庄家掷出点子后，凡是下注者还得分别再掷，能撵上（等于）或大于庄家的点子，就算赢；如果庄家当时掷出幺猴（即两个点子相同，另一个是幺，或者是幺二三，都不用再撵，庄家输；如果庄家掷出是六猴（即两个点子相同，另一个是六），或者是四五六，还有“暴子”（即三个点子都相同），也不准再撵，庄家赢。这种赌比较麻烦，多数人都喜掷六骰子，爽快。

六骰子是掷出点子后，一次定输赢，庄家一人掷，“勾子”就输，“巧、快”都赢，11点和局。一般老赌鬼，都喜欢掷，不愿下注。

有人计算过，“勾子”（4至10点）仅有7个；而“巧、快”则有40个，也就是说，输赢的比例为7：40，所以，还是掷比较“保险”。

六骰子的具体掷法是：除去三个相同的点子外，其余三点相加，4至10点为“勾子”，11点和，12至17点为“快”；如有4个相同的点子，其余两个相加又等于相同的点子，都属于“巧”，共有“海儿塞、鸡儿、芝、兰、梅、隔、锥子、秃子、双龙”等9个“巧”；如果两种点子各3个，称之为“分香”，共15个；五个点子相同，叫“五子”，共6个；6个点子各不相同（即幺二三四五六）是“顺字”；还有幺二三或四五六各两个，叫“大、小摆对”，二、三、六各两个，又叫“帮子”，总共“巧快”40个。

骰子的流弊，完全在赌具上。有些赌鬼，身上常带几副特制的骰子准备临场偷换，有的是“勾子”多，有的是“快”多。从外表上看，局外人不易识别。

正立方体的骰子，六面的点子是按幺六、二五、三四上下对

应的。有的人在一面点子里嵌进铅或锡，使重心容易朝下。有的人将六面磨成大小不等；有的表面平坦，有的表面略凸；有的尖角，有的圆角。这样，平坦、尖角、稍大的一面，经常朝下；表面略凸、圆角、稍小的一面，经常朝上。再分别钻眼，做成“理想”的点子。

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偷梁换柱，是有一定难度的。但赌鬼经过长时间地“艰苦锻炼”，却也功到自然成。不过，临场稍一疏忽，也能失风。旧社会农村习俗，赌钱鬼当场败露，根据情节轻重，有的能丧命，有的两眼被抠，有的手被剁掉，有的被打得半死，赌徒们真是目无法纪，胡作非为！

在抗日战争以前，江苏某地有一姓王的赌徒，在大换时不慎放进7个骰子到碗里，当他急速将骰子又抓到手里时，同时也被人发觉，当场抓获。这时，他手脖子已被人紧紧抓住，事态相当严重，群情激愤，众怒难犯。在这紧急关头，他始终紧握右手，异常镇静，一边论理，一边打招呼要大家不要误会，并当场表态：“如果要多一骰子，我自己动手，从这里将手脖子剁掉。”说时，嘴就朝手靠近，转了半圈，好像做示范表演。众人一致同意，不料他又提出反问：“如果不多，怎么办？”大家表示：“如果不多，我们认输，按原来的赌注，加倍罚。”双方达成君子协定，他才将手里的骰子重新放进碗里，不多不少，还是6只，一场风波，终于平息，他又多弄一笔“外快”，扬长而去。后来才知道，那一只骰子，被他舔到嘴里，咽下肚了。

2. 押宝：宝盒里面名堂多

“押宝”，将成为“历史名词”了，老年人已逐渐忘却，青少年又一无所知。解放前，是城乡集镇规模较大的一种赌博。凡遇各种庙会，或者是新兴集市，都得有一两棚“宝局”助兴；集主还得

请一些赌界“知名人士”前来捧场。

宝局，一般都设在宽敞的屋里，也有露天的。参赌的人数不限，几十人、上百人，甚至更多，也无所谓。光临宝局的常客，大多是“混世”的，一般正人君子，很少涉足。

较大的宝局，多是轮流做庄。事先集股投资做赌本，最后按股分红。但是，临时总会有一两个“老相”来赌一个“官字九”。就是说赢钱有他一股，输钱与他无关，一毛不拔。这种人，多少总有点来头，恼不起的。

“三家苦钱六家用”，“赌钱场上养相夫”。凡是“老相”，都喜欢逛宝局。进门后，朝宝案旁一坐，马上就有人送来烟、茶和瓜子；半夜，元宵、馄饨，随意小吃，从不用掏钱，由宝局总付；临走，有时还能弄几个“喜钱”，又解决了次日的酒、饭、大烟（鸦片）问题。

所谓“宝”，仅不过是4块约一寸见方质地坚硬的木片，上面分别做成幺、二、三、四4种凸出的较大圆点，幺、四涂红色，二、三涂黑色。还有一个没盖的扁正方形小木盒，就是装宝的宝盒子。就凭这4块宝，猜点子定输赢。

猜宝的花样名目较多，由押宝人自行选择决定，大体上有“硬注”和“软注”两类。

只猜一块点子，叫“铤”，或者叫“孤钉”，如“铤四”，“孤钉幺”。这是一种“硬注”。因为，在4块点子中，猜宝人只赢1块，猜中率仅25%，输赢之比为3:1，所以，如能猜中，也是1个赢3个。

“软注”，都留有余地，或输赢的机会均等，风险不大，赌多少就赢多少。如猜宝者经常所说的“输几赢几”，就是在两块点子中定输赢，其它两块点子和局（不赌）。还有人押：“大杠（三四）、小杠（幺二）；单撑（幺三）、双撑（二四）；红杠（幺四）、黑杠（二三）”

这都是“软注”，输赢各占两块点子。

押宝人可以同时叫两三种不同类型(没有矛盾)的“串子”(赌注)，决定胜负，犹如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

任何宝局，主要靠装宝、传宝和红、黑堆棋4人。做庄者只是出钱的大老板，袖手旁观。

装宝人是决定输赢的关键，都是久经赌场的老将，一般人不敢承当。据说，宝有宝路，如棋之有谱。还要能躲避“宝眼”(公认善于猜宝者)落注，虚虚实实，勾心斗角。

装宝的人，都在一间光线暗淡僻静的房子里，蹲在地上，无论寒夏，头上都得戴帽子或斗篷，遮着眉目，还要低着头，不让人看到他的脸。据说，有人能从其面部表情，猜中点子。两只手始终放在衣服下面，直到红堆在外面招呼：“宝来！”他才将宝装进宝盒，盒口朝下，放在小碟子上，传宝人又上面盖一小块白布，这才将宝传出，放在宝案上。

第一宝开始，先要“亮宝”，红堆当众揭开宝盒，亮出点子，不赌输赢。接着才重新装宝，任人猜压。

每一宝上来以后，总有人争着看宝，掏点钱算宝金，必得经红堆接过钱朝遮宝布上一压，才算决定。

红堆只是问：“还有哪个说？”众人先后叫清赌注，直到最后没人再猜了，红堆才说：“没人说就看宝的说。”于是，看宝人将“串子”(赌注)交待明白，接过宝盒，这时，是每一宝的高潮。红堆大声呼叫：双点子、或单点子，或者是不要儿啊！所有押宝人焦急的眼光，都注视着看宝者。而看宝人两手拿着宝盒，并不马上将宝亮出，两拇指按着宝盒，两对食指和中指，同时从下面伸进宝盒，分别捏着宝的四角，慢慢地在上下左右和四角试探，因为都知道点子是鼓的，四角踩水是么，二面踩水是二，对角踩水是三(斜点子)，四平八稳定是四。等到他确认这宝是几时，才一边报

点子，一边将宝盒往案上一撂，揭开宝盒，亮出点子来。于是红堆和黑堆就分别根据各人叫的串子，输的、赢的，输多少？赢多少？一边唱着，一边处理，然后再来下一宝。

宝局上的红堆，要有一手过硬的本领，记忆力要强，反应要灵敏。即使有上百根串子，每根串子一般叫上两三嘴，他用叫串子者的钱（银元、铜元或钞票），根据不同的赌注，按不同的形式摆在宝案上。在看宝以前，他再逐个复述一遍，与人核对，有错随时更正，差错现象很少。

红堆要注意的是，当“宝眼”落注后，进入高潮，压宝人剧增，看宝以前，他得码算一下，堆上有多少钱？如果这宝被砸了，不够赔的？不够，输赢都得打折。事先须交待清楚，不愿赌者，可收回赌注。

所谓“宝眼”，也是徒有虚名。40年代初，江苏淮阴县王营镇东后街有宝局，袁集附近有位叫王士朋的“宝眼”，经常来光顾，有时还要压一两宝。人们看“宝眼”落注，都纷纷伸手，有的甚至做孤注一掷，结果是十有九输。又有人说，宝眼与装宝两人都在暗中斗智，所以不可能每猜必中，其实是故意诱人就范。

正常的押宝，输赢碰运气，谁都没把握。但是，输赢较大的宝局就不同了，在做庄的一伙中，有时总得请一两位“高手”，暗中“保护”。万一被人猜中了，堆上的钱又多，一旦揭开宝盒，堆就将被砸光。“事急无君子”，此时，这位“保镖”就要大显身手来挽救危局了。他倚老卖老，明知故问：“这宝哪看的？让我看一宝。”红堆也不等先要看宝人表态，笑着说：“张口容易闭口难，您就让他一宝，下宝您看。”场上又有人劝解，只好忍气吞声，不能发火。

这位后来的“看宝人”，也叫两嘴差不多与人雷同的串子，接过宝盒，也装腔作势的试上好一会，只是喊：“晦气，晦气！公狗不来竟来母狗……”将宝盒往宝案上一撂。这宝，输三赢四较多，还

有不少铰四的，可是，滚出来的竟是斜眯子——黑三。庄家大获全胜，红堆精神焕发，所下宝注，差不多被吃光，“看宝人”乃急流勇退，宣告结束，让给别人再开。

其实，这宝原来是四，就在“看宝人”接过宝盒时，已被他换上三了，这种高超的“技巧”，简直是变魔术。

某地庙会，有一棚百局宝，奇特的是装宝和传宝的都是十二三岁的小鬼。第一次亮宝是么，以后，接二连三地宝宝都是么，被他连蹲几么，可称是史无前例的。好多老手，差不多也都栽在么上。这时，房里传出打骂声，装宝的小鬼，被打得只是哭，泪流满面。

红堆在外面连喊几声“宝来！”半晌，传宝的小鬼才慌慌张张地光着上身从屋里跑出，刚出房门，又跌了一跤，小碟子还攥在手里，宝盒子却掉下地，宝子也滚出来了。他连忙将宝抓在手，拾起遮宝布，重新装好，爬起来又将宝盒送到宝案上。

装宝的小鬼被揍，人们已意识到这宝不会再是么了。传宝的跌地，有人清楚地看到宝上的4个红点。于是，私下耳语，互相传告，很快就尽人皆知，这宝是四。人人都想赢这十拿九稳的巧钱，身上有多少钱就赌多少，还有人跑出去借，新娘子的压箱钱，小姑娘的私房钱，都被借来了，全都押在四上。不料，最后亮开宝盒，亮出的依然是孤么，可算是全军覆没。当时，有的人互相埋怨，有的人又证明，确实是亲眼所睹，谁知竟变出意外，难道是看花眼了？众人困惑不解。

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秘密很快就被拆穿。装宝的挨打，是苦肉计；传宝的跌倒又亮出点子，是欲擒故纵。虽然光着上身，那一块么早已藏在拿碟子的那只手里，跌倒后故意让人看到是四了，才拾起来装进宝盒，就在遮宝布的掩护下，又将么换进去。一些人看到四后，已被即将到来的胜利冲昏头脑，谁也不

会料到又来一手狸猫换太子，输得实在是冤枉！

3. 蹲签：提篮小卖赌一把

旧社会有一种挎篮蹲签的生意。篮子里面或装烧饼、芝麻糖，或装烧鸡、花生米，为了生意好，用蹲签来招引顾客。

签，是竹子削成的，尺多长的竹签，形状如同毛线针一般，但两头平而不尖，下端刻上一张牌九的点数。签的根数与一副牌九的数字一样，每一根签代表一张牌，装在比笔筒略长一些的竹筒里；筒底用三层布蒙紧，拿在手里摇摇晃晃，唰唰声响。由于筒底布带有弹性，弹得竹签直蹦。

具体赌法是每次抽3支签。右手从筒内抓住3支往上一抽，左手一打，不准全看，可以放到身背后用后摸。有经验的人可以将点数少的签子摸出个八九成，然后，先拿出一支看，估计赢不了，身后那两支签就不亮出来，一齐将签送回筒内，再重来。什么时候自觉可以要了，就把另外两支签也亮出，赢了，将要的食物拿走，输了赔钱。

赌多少呢？这要由抽签人在亮签之前要数多少而定。如果是切糕，“半斤！”如果是烧饼，“5个！”赢了就按要的数拿走，输了就按数赔钱。但不白赔，半斤切糕或5个烧饼还可拿走，只不过比一般卖价贵一倍罢了。总的来说，抽签人输的多，赢的少，还是蹲签人有赚头，不过赚也赚不到哪去，只能混个饱饭而已。

做这种生意不太容易，不作假吧，一旦被人赢多了，自己吃亏。作假吧，又不知何时碰到难惹的“茬儿”，不好对付。若他说你签子有假，要查，一看就漏了馅。为什么？因为把那些可能赢的号数的签子抽出一支来了，或者抽换一部分，必然使抽签者减少赢的机会。他一查签点不对，配不上套，就得打架。后来蹲签者想了个秘法，先弄一套假签子，赌两三把后，看情况不好，赶紧

换成真的。可以当着顾客明换，向对方说：“先生，不是您的手气不好，是我这签子太旧，给您换套新的看看！”换了真签，抽签的人也不见得赢，还是输的多，要查也不怕了。

这么说蹲签人是赚定的了？那也不一定，要想赚定有个条件，只要租地盘大爷的签篮，定赚无疑，但赚来的钱去了租费和地皮税也所剩无几了。若不交钱就别想干这行。躲开此地去别地，照样有人刮你的钱。

有个真实的例子。营口市中有个老爷庙，庙前有块空地，是江湖百行的“杂巴地”，卖什么的都有。靠广场东边有一排蹲签的，只听唰唰，响个不停。旧时有一人，人称李大叔，曾寄居营口，因生活无着，向邻人借了签筒篮子，在小铺暂赊 50 个烧饼，也到老爷庙前蹲签去了。他哪里知道这里的规矩？头一天还不错，50 个烧饼赚一倍。第二天又买 50 个去蹲签。刚一到那儿，迎面过来一个穿大衫的人要抽签。把衣襟掖在腰带上，上前问道：

“怎么个玩法？”

“一样，两毛一个。”

来人头一次抽，背过身去一摸，亮出一支后，放回筒内说不要。再抽第二次，又背过身去一摸，亮出一支一看，又放回筒去说不要，第三次用手一打，“啪！”问道：“你这篮子烧饼总共多少？”这时李大叔一看来人的架式有些不寻常，赶忙赔笑脸：“这位大哥，您高抬贵手，我们……”

“全要啦！”说着，把签子一亮，赢了。

李大叔忙说小话：“师傅，我初来乍到，小本生意，您看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你们是昨天来的。我赢得对不对？”

“对对，可您……”

“把烧饼、签篮都收下！”

“哎呀，先生，这可不行，赔货不赔签，这我们是借……”

“你借老孙头的，对吧！你们懂不懂规矩？我全要啦！”

“你……”李大叔恳求道：“师傅，请念我们初来乍到，不懂规矩，冒犯了师傅，多多原谅，多多关照，我向您赔礼啦！”

“那——好吧，念你初犯，烧饼是我赢的，签篮给你留下，好还给老孙头。走吧！这不是你们站脚的地方，滚！”

来者何人？正是老爷庙一带的地霸，外号叫“孙麻子”。他抽签有套秘诀，能使你回回被“端锅”。他控制着这块地盘，想蹲签得租他的签篮，加上地皮税，赔了不管，赚了多要。

那么孙麻子是用什么绝招赢的呢？原来，先在手心上抹点鸡油，再来抽签，当摸到一支好签时，为了证实可靠，亮出看看，证实无误后，暗中将此签的签头碰一下手心的鸡油，放回筒去，再抽。当3支签头都抹上油以后，再抽时，就将这3支有亮光印签子一起抽出，当然是连锅端了。这叫骗中有骗。

后来李大叔知道了签头抹鸡油的秘密后，他也曾经用此法试验过，看这法灵不灵。碰巧一出门，见一人蹲签卖切糕的，推着车子过来了。唰唰唰，将签一摇，啪啪啪，将签一亮，3斤切糕赢到手了。不过李大叔并不依仗鸡油之法占便宜，他同情这些小本生意人，只是偶尔玩一玩。但也有些老蹲签手懂这个；遇到这种抽签人，不当面说破，采用另外一种招数点破。你猜用什么招数？在他的货篮子早准备好一块鸡油布，一见对方将签头抹了鸡油，趁对方背手摸签点之际，拿出鸡油布，将筒内所有的签头都擦了一遍，使抽签者哭笑不得，只好摇头转身而去。后来干脆，为了少惹麻烦，在做生意前就把所有签头抹上鸡油，想占便宜的人一见，就走开了。李大叔就碰过这种带鸡油的签头，使他不禁想起当初若用此法，就不会被人白白拿走50个烧饼。其实他哪里知道，除此之外，骗人的把戏还多着哩。

4. 腥赌：街头巷尾骗行人

旧北京东西长安街路旁树后、天安门左边树林里，以及筒子河转角处，这些比较僻静的地方，常常有人设赌。主要是以过往行人为对象的腥赌。设赌的人用速战速决的办法，有一个人就和一个人赌，有两个人就和两个人赌。摊场摆好之后，先让自己的同伙装着来赌，同伙总是赢钱，好让过路人看了以为有便宜可占，因此上了他们的圈套。过路人一时财迷心窍和他赌时，那就非输不可。他们骗了钱，马上收场另换地方去骗人。常有商店的小伙计，柜上派他出来办事，把办事的钱输掉而不敢回去，以致逃跑或寻死。

干这号买卖的一般都是无业游民或地痞流氓。他们方法很多，一是摆赌的地方都选在既不是通衢大道、过往行人又不太少、警察又难得光顾的地方；二是在赌局附近或稍远一些路口上，设人放哨，一有地方上的人来，马上传信收局，等他们过去了再摆上；三是想法和地面上的人勾结。旧社会管地面的没有不吃私的。

马路上常见的赌博有以下几种：

摆棋势的：设赌的人在马路边摆好残局象棋，让人看了总有一边比较占优势，爱下棋的人不由自主想和他下。这时他就提出条件：赌点什么？开始不多说，不是赌盒烟，就是别的什么，由小而大，引人上钩。他的同伙装作路人，故意敲边鼓，并自动做“中人”，双方同意后，把赌的钱都先交给“中人”，然后摆棋势的就让对方挑边。棋一下起来，只要对方不是行家，三绕两绕就会被弄迷糊了，结果准输。这种棋势都有一定步法，摆棋的人早记熟了，即使是象棋高手也不过和他和棋，他是绝对输不掉的。

六地儿：这种赌博是在一张纸上，划分六个格，每个格里画

有和骰子上一样的“一”、“二”、“三”、“四”、“五”、“六”各种点。把纸贴在一只木头盘里。赌客将钱押在任何一格里。庄家将放有三颗骰子的铁盒摇几摇，再放下打开，只要有一颗骰子是赌客押点，赌客就算赢了。假如有两颗（或三颗）骰子是赌客押的点，那么就是押一个赢两个（或三个）。实际上，庄家的三颗骰子都灌有水银（行话叫“带坠子的”），水银是活动的，庄家想让它出什么点，放时把骰子稍微向下一沉，那水银便跑到下面去了，就准能出什么点。还有一种是在盘子里划两个格，一个格里画着“一”和“六”两种点，另一格里画着“二”、“三”、“四”、“五”四个点。规定只要摇出格里的两个点，押者就算赢了。押的人当然是押“二三四五”那格了，因为四个总比两个赢的机会多。其实谁知道，那三颗骰子有两颗里面有活动磁铁，而且“一”和“六”上下都是空的，而盘子下面也装有磁铁，所以那两颗骰子不是出“一”就是出“六”，完全依照庄家的意思，谁能押得着呢？

么二宝：办法是在盘里划两个格，一个格是“么”，一个格是“二”。庄家拿两根棍，一根画着“么”的红道；一根画着“二”的黑道。他把其中的一根收起来，把另外一根握在手里，让人猜，猜中即赢了。庄家往手里握棍时，故意让对方隐约看见一点，刺激对方照所看见的押。然而放开手一看，押的人是定错无疑。原来那棍是秫秸秆，一头是“么”，一头是“二”，中间套有一层极薄的膜，可以上下活动，用手一捏就变了。所以押的人怎么也赢不了。

还有一种红黑撬（亦名棒子板），和么二宝性质一样，只是把“么”“二”换成红黑两色。

押花人的：这种赌博最早流行于天津，以后北京也慢慢流行开了。庄家手里拿五张扑克牌，其中有一张牌是个“花人”（即J、Q、K），牌面向下，来回不停地扔，一边扔，一边还翻过来让大家看。言明如果押中“花人”，一块钱给三块钱。押者明明看着那张